天史

天史卷之六

明青社鍾羽正龍淵
雲間董其昌思白　兩先生評選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貪十三案

石崇貪劫者十

晉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父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

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惠帝永康中爲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

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惘然自失矣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虀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曰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蓱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

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騙轅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

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崇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

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

論曰、崇為衛尉、多殺人、掠財、而其諂佞賈充妻廣成君。至望塵而拜。多置園囿奴婢以自荒。當時晉實子弱。淫逸是起。至武帝借珊瑚以助愷。則其風不可挽矣。晉書云、奢侈之費、甚於天災、不惟崇足殺身、實亦亡國之兆、殆因諸王內亂、而胡馬横奔、金谷銅駝、渺

糅滿目不識綠珠笛聲猶在樓中否嗚呼蘊利生孽

人生幾何而不自足也

桑弘羊牟利致族

漢武帝時、賈人子桑弘羊、會心計、得幸於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斡天下鹽鐵、置部丞、滿天下、使遠方各以其物如商賈轉販、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受天下貨賤、置貴賣、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萬物不得騰踊、吏丞皆坐市列、天下驕然、帝方巡狩封禪、窮兵四夷、凡賞賜金錢、動輒億萬、皆弘取足焉、帝悅之、賜爵左庶長、武帝崩、弘羊與燕王旦謀反、伏誅、夷其族、

論曰、善盜者貪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心計析秋毫、鹽鐵貿販、不顧王者之體、兵疲民困、漢岌岌乎殆哉、烹以致雨。即不叛亦宜、班固等之與仲舒汲黯、并稱得人謬矣。

董賢媚寵殺身

漢哀帝時、侍中董賢、爲人美麗自喜、和柔便辟、爲上所幸、常與共臥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爲昭儀、貴震朝廷、上爲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東園秘器珠襦玉柙、無不備具、爲賢起冢義陵旁、周垣數里、尚書僕射鄭崇諫、殺之、元壽二年冬、以賢爲大司馬衛將軍、時賢年二十二、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屬皆奉朝請、後置酒麒麟殿、上視賢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閎曰、天子無戲言、乃

止帝崩太后逼賢即日自殺收其家財四十三萬萬

父恭與家屬徙合浦炊

論曰冠敝不加於足履新不加於頂上下之分殊也賢以倡優弄臣僭位元僚終自夷滅使賢得爲老醜庸鈍之人以厮役終不亦善乎非其器而盈之求毀之道也吾於賢何罪焉

元載聚貨殺身

唐肅宗上元元年以度支郎中元載爲鹽鐵轉運使元載敏捷巧算善於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載乃以豪吏爲令舉八年稅賦而并征之不論有無皆籍其家謂之白著嚴刑以歛民窮皆爲羣盜載所結李輔國上乃以之同平章事領轉運使如故專權自恣賄賂山積膏腴别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簪然不悛代宗大曆十二年會有告載謀反者上命

收之。賜自盡。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八百石。鍾乳五百兩。他物稱是。遣中使發載祖父墓。斲棺弃屍。毀其廟主。及大寧安仁里二第。以賜百官。

論曰。吾生中壽六十。除去老少不堪之年。能壯樂者四十餘年耳。即極意溫飽。亦不至食胡椒八百石也。惟愚生貪。貪轉生愚。黃金雖積。不救燃臍之禍。三窟徒營。難免排牆之危。吾於此儕亦大生憐憫矣

劉巨容黃金殺身

唐昭宗時劉巨容能燒藥爲黃金宦者田令孜求其方不與恨之遂殺巨容而滅其族初黃巢作亂巨容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大破之於荆門巢敗走或勸巨容急追容曰國家善負人留之爲富貴之資賊遂猖獗至此爲令孜所殺

論曰天地之大寶天地之大權也因之而貪富貴賤乎人助帝王鼓舞進退焉使坐而可成則天子不必貴匹夫不必耕四民五倫可以俱廢故詐者往往以

此媒利而得害。非絕其子孫且殺身焉。吾未見黃金北斗者屬之點化家。也吁愚哉。

楊駿貪位據權

楊駿、晉武帝后父也、晉太康十年、武帝不豫、駿侍疾禁中、遺詔同汝南王亮輔政、駿改易要近、置其心腹、及帝崩、惠帝立、以楊氏為太后、駿逐汝南王、而自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入居太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衛、惠帝后賈氏、險悍多權略、與太后楊氏不和、駿忌之、以其甥段廣張劭典禁兵、掌機密、凡有詔命、必呈太后、然後行焉、翊太守孫楚曰、公以外戚當伊霍之任、不與宗室共參萬機、禍至無

日矣駿不從元康元年春三月賈后使黄門董猛等謀誅駿啟帝作詔即殿中四百人圍其第駿逃入廐殺之妻子親故皆夷三族皇后亦廢爲賈后所殺

論曰嘗觀外戚當樞機之任未有不覆者其勢不能全也駿以小人之材而偕處台鼎當乗危改詔之時天已誅之矣此衛青所以閉門謝客也

元顯父子爭權

晉安帝隆安初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以王國寶王緒爲心腹威震內外世子元顯年十六聰警有儁材性苛刻道子以爲征虜將軍隆安三年道子有疾無日不醉元顯諷朝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巳引樹親黨生殺任意朝貴皆畏之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東錄門可張羅西錄車騎塡輳時晉室虛竭元顯聚歛不已富擬帝室元興元年桓玄舉兵以討顯爲名入建康父子皆被殺

論曰、以利交者以利敗、以勢交者以勢敗、蓋因乎其本也、父子猶然、勢利與人濃矣哉、記曰蛾子其時述之、此之謂矣、

劉后貪鄙敗國

劉后、五代唐李存勗后也、后生於寒微、其父爲窮卜、幼時被掠入宮、遂得幸、性狡悍淫妒、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不高恥之、其父往謁后、曰、妾父已死、何物窮醜、敢來辱人、笞而逐之、拜河南尹張全義爲假父、李其策、好蓄財聚歛、薪蘇菓茹、皆販鬻之、四方貢獻、各分爲半、一上天子、一上中宮、故寶貨山積、用寫佛經、施尼僧而已、莊宗同光四年、唐軍食不足、百官表請發內庫財、后聞之大怒、於屏後出粧具銀盆及三皇

子於外、曰請鬻以給軍。百官惶懼而退、及莊宗被弒、后不親視。急囊其金寶繫之。馬上與李存渥逃於晉陽。遂與通焉。存渥爲亂軍所殺。劉后爲尼。李嗣源遣人誅之。

論曰、牝雞司晨。維家之索。子於愚婦人也何誅、

蔡確擠人謀位

宋神宗元豐二年、蔡確附王安石用事、薦爲監察御史、善揣摩人意、凡安石新法、皆出確力、知帝厭安石、遂論安石、帝欲罷知制誥熊本、遂論熊本而代其職、知制誥又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等、帝遂罷潤甫、使確代爲中丞、將元絳參知政事、確欲圖之無隙、會有告絳子受賄者、確深其獄、逮繫數百人、使獄卒閉之一室、凡飲食糞穢溷爲一器、開之遂承、確因劾絳而代其位爲參知政事、確自居官、皆以起獄誅人

位而得之、道路叱詛、而確優游得討焉、哲宗元祐元年、確有罪免、以怨謗貶竄新州而死　淑云

論曰、有埋棘於坎、以陷往來者、因而自陷焉、然後尤棘之不仁也、不曰棘之性固如是乎、吾於棘乎無誅、吾不解樹棘者之何心

張康國附耕得醜

宋哲宗紹聖中、蔡京復治王安石新法、薦康國爲助、及京爲宰相、定元祐黨議、康國皆力賛之、故京屢薦引。不三年自轉運判官爲尚書左丞。徽宗崇寧四年、以康國知樞密院事、康見位與京逼、漸爲崖異、帝亦惡京專愎、陰令康國排之、許以爲相、于是二人之怨益深、大觀二年、康國朝退、仰天吐舌、至待漏院而卒、人以爲京酖之云。耕康元年、京亦伏誅。

論曰、修修譎譎、虎豹相齧、惡之來也、已則取之。

蔡京父子相姤

徽宗崇寧元年以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進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京天性凶譎舞智御人爲王安石章惇所擢用屢罷屢起至是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凡司馬光等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爲文刻石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毀司馬光等像於景靈宮除秘閣程顥名逐其生徒不許聚講崇寧二年京又自書黨人大碑頒行州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石工安

氏。當鐫字。辭曰。司馬相公天下皆稱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欲罪之。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大觀元年。蔡京子攸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京以專政日久。帝眷漸疎。攸權勢日盛。與父相軋。由是父子之間各立門戶。一日對客。遽握京手。作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得無有不安乎。明日使人勸京以疾致仕。加攸開府儀同三司。寵踰於京。欽宗靖康元年。竄京於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移。京死於

遂伏亦被誅

論曰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言其善述也其父殺人其子必學為刼則又有倍焉者矣楷賢誅位至移於父子權勢之於人甚矣哉

盜殺王黼

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而多智，善佞，附蔡京，一歲三遷。徽宗宣和元年，以爲尚書左丞，賜第城西，月導以教坊樂，供帳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凡帝所爲花石艮岳，窮兵極欲，皆出黼計。宣和二年，以爲少保太宰，以黼力主攻遼，進位太傅，賜玉帶，總治三省事。及金張瑴以平州來歸，黼力主納之，遂開金人釁。五年，帝幸黼第觀芝，夜歸，醉，不能語，幾至生變。欽宗靖康元年，金人粘沒喝分道入寇，度河圍汴，黼聞變私

逃載其孥以東詔貶永州安置盜誅之於雍丘妻子俱死

論曰禾虫生竊還自䖟賊當倫截孥弒奔之月侯挾已竊而爲天所戮嗚呼君子於倫也何誅

盧坦不治敗子

唐盧坦字保衡為河南尉清正有能名時杜黄裳爲尹有宦家敗子與惡人游破產者尹使坦治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必無厚蓄其以財貽子孫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

漢書曰東海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皆道高有師範時天下昇平太子每朝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移病。賜告。挂冠歸。上嘉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上命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以餞之。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至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設酒食。請族人賓客歡敍。問其家金餘幾。促賣以供具。鄉人為謀。令立產業。以遺子孫。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

可耕力其衆以共衣食使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是教以惰耳且子孫賢而得財則損其志愚而得財則益其過夫富者衆之怨也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論曰吾不知此公有敗子否

天史卷之六終

天史卷之七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雲間董其昌思白　兩先生評選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著

奢十四案

徽宗花石綱

建中二年，供奉官宦者童貫，性巧媚，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嘗詣三吳，訪書畫奇巧屏帳扇帶之屬，以逢禁中。帝悅之，遂命貫置御器所於蘇杭，牙角犀玉金銀

藤竹、曲盡其巧、匠役雕鏤、日數千、蘇州人朱勔、給事
蔡京、知帝垂意花石、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
三本、帝大悅、後歲歲增加、舳艫相接、浮於淮汴、號爲
花石綱、乃命勔領應奉局以督綱事、搜巖剔藪、一木
一石、傾人家產不可勝計、徽宗政和四年、築延福宮
成、於是文禽異獸、名木嘉花、實滿苑囿、怪石巖壑、宛
若天成、又多爲村店茅房、不施五彩、每秋風夜靜、禽
獸悲鳴、徹於都下、識者知其不祥、政和七年、置提舉
御用人船所、時東南監司、兩廣市舶、各有應奉、于是

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竹木、福建荔枝、南海椰實、四川雜樹文竹文石等物、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矣。宣和四年、以延福宮小、不堪居、又築萬歲山於宮中、名曰艮嶽。嶽極峻、周十餘里、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千人挽之、數月乃至、高九十步、爲第一峯、環山鑿流、紆廻肉曲、中間岩洞池館、佳名異狀、不可殫紀、古今所未有也、欽宗靖康元年、金人斡離不渡河、徽宗出奔、金兵遂圍汴京、李綱固守、艮嶽峯巒皆爲砲石、命民取亭臺花木以爲

薪至靖康二年金人粘沒喝劫徽宗二帝及諸皇子妃主三千人北去童貫朱勔等亦伏誅中原遂沒而宋祚南遷矣

論曰禽魚花木山人幽士借以娛性而無損高致人君好之則以亡國何哉尤物無常入人之嗜癖而成妖故懿公以鶴亡徽宗以石滅良由六賊在腹心故也卒之艮岳排空夜月泣妖狐之惕絳宮凌漢秋風吹羯虜之塵琳廊翠[illegible]轉眼丘墟赤血滿郊綠苔酒山東之淚矣嗟夫露臺[illegible]惜中產文帝所以不可及

叔寶驕奢十陳

後主叔寶至德二年、起結綺臨春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爲之、金玉珠翠爲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花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日與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共飲酒賦詩、采其艶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君臣酣歌、自夕達旦。張貴妃名麗華、性敏慧、有神彩。善

候人主顔色。又有魘魅之術。置淫祠於宮中。聚女巫鼓舞。百司啟奏。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斬諫者傅縡。章華等。于是大臣從風諂附。賄賂公行。尚書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陳主大恍。隋開皇八年。隋主下詔伐陳。暴陳主二十惡。寫詔三十萬紙。遍諭江外。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寐。至晡乃寤。是日隋將賀若弼。韓擒虎引兵濟江。諸將迎降。陳主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同張麗華孔貴嬪共投井中。遂就擒。陳亡。

論曰、吾觀叔寶始末、一浮蕩騃癡子弟耳、變寵豔妬、窮奢金碧、以詩酒詐浪亡天下、至於亡國不耻、猶向隋主乞官、高祖曰、此子想無心肝耶、他日回首月明、留連故國、終以詞而殺身、益亡國之主。每多才藝。敗家之子。每有聰明。吾觀於陳隋信然。

蜀王衍繒山

五代蜀主王衍、王建之子也、驕癡荒縱、不理政務、蜀地產錦繡珍玩、衍積之如山、列錦步障、擘毬晝夜、焚異香不斷、結綿繒爲山、其上列宮殿樓觀、每爲風雨所敗、則以新者易之、山前穿渠、以雜錦鋪水中、洞徹耀目、或樂飲繒山、則浹旬不下、或乘船夜歸、則萬炬前引、水光錦色、光艷奪人、宴羣臣於宣華苑、與宮女雜坐、唱和淫狎、無所不至、唐莊宗同光三年、與師滅蜀、王衍銜璧輿櫬出降、所得金銀繒錦、以千萬計、明

年殺衍而夷其族

論曰惟彼天蠶厥緣實艱口市其巧身乃受烹一女不織或授之寒蜀帽衆閭藝用錦䌫嗟乎是爲天之所瘴

繆醜公

晉何曾爲司空，奉養過於人主，日食萬錢，每對客曰，無可下筯處，及卒，博士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名被九域，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謚繆醜公，懷帝永嘉中，曾子劭，日食二萬，弟紹，及機，羨，侈汰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識者知其不免，及五胡之亂，何氏無遺種矣，

晉書曰，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又曰，蠹刓生孽，戶口之

欲何窮之有緩食當肉所以不願乎膏粱也

楊收以賄亡身

唐懿宗咸通中、尚書右丞裴坦子娶宰相楊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楊收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以賄敗、流於驩州賜死、

論曰、余見叔世婚嫁、多挾權勢、以資送爲厚薄、人情日以下矣、至於羽毛空飾、而質幹悴殘、亦何益哉、故君子觀傳家之奢儉、而知世澤之永促焉

太平公主

公主、高宗第三女也、武后所生、沈敏多權畧、后以爲類己。獨愛幸、初嫁駙馬薛紹、紹死、嫁武攸暨、生三子、開府、置官屬、給衛士、食邑五千、嘗薦張昌宗兄弟入侍、及二張誅、復爲己功、增封邑、其權愈重、中宗立、韋后上官昭容用事、自以謀出主下、甚憚之、主益横、以金帛推進賢士、有所論薦、旋踵將相、天下翕然嚮之、及玄宗將誅韋氏、主預秘計、事定、將立相王、未有以發其端者、主傾溫王乃兒子。可劫以爲功。乃入見王

曰、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所坐。乃掖王下。取乘輿服。進。睿宗即位。由是權傾天下。三子皆封王。朝廷大事。非關決不下。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晝可而已。主侍武后久、善策人主意旨、先事逢合、無不中者、田園甲第、僭擬宮省、吳蜀嶺嶠、珍奇詭怪、充於家、作觀池樂游原、以爲盛集、供帳聲伎、與天子等、侍兒曳紈縠者千人。隴右收馬至數萬匹。時宰相七人、五出其門。賕謁紛紜。奔走天下。玄宗以太子監國、使岐王總禁兵、主恚權分、召宰相廢太子、於是宋璟姚元之不悅、請出

主東都主大怨望太子懼奏斥姚宋以釋怨開元元年主忌太子明又宰相非其黨決意謀反與尚書左僕射竇懷貞蕭至忠岑義崔湜等盡期謀逆太子得其姦召内外文武大臣先發斬之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千人籍其田貲寶玩凡三年不能盡

論曰讀唐史而至宫闈亦醜矣哉葢開國不端而帷簿多隱傳至高宗乃有武后之禍母儀相授以此而責女子爲邁種也難矣存之爲明鑑云嗟夫喋血一朝卒有女主三朝之禍黄台瓜盡幾不血食吾不爲

武后作史者有說焉

安樂公主

公主、中宗最幼女、韋后與帝遷房陵而生、故尤愛之、下嫁武崇訓、帝復位、光艷動天下、侯王將相多出其門。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主府官屬尤濫、屠販納貲、皆降墨勅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嘗請昆明池爲私沼、帝曰、先帝未許與人、主不悅、作定昆池、以傲之、司農卿趙履溫爲繕治、累石肖華山、磴彴橫斜、廻淵九折、凡延袤數里、又爲寶爐、鏤怪獸奇禽、間以珊瑚崇貝、不可勝計、崇訓死、主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是

日假后車軿自宮送至第帝與后御安福門觀之大赦天下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爲第第成禁藏空殫掠人子女爲奴婢御史不敢問朝廷騷然及臨淄王誅韋后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之追貶悖逆庶人趙履温諂事主嘗自褫朝服以項挽車及庶人死蹈舞承天門呼萬歲臨淄王斬之父子同刑百姓疾其興役割肉殆盡

論曰古未有唐室公主之亂者秉女主專朝之虐煽爲羣陰政出私門與人主爭權至履温褫服挽車

士風斯下矣侈過灾生不亦宜乎

同昌公主生奢靡

公主、唐懿宗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咸通十年、適右拾遺韋保衡、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窗戶皆飾以雜寶、井闌藥臼亦以金銀爲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一年、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咸通十二年葬、諡文懿公主、以服玩殉葬、每物皆百二十輿、錦繡珠玉、輝煥三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舞者數百人、以雜寶爲首飾、絁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後數年、

黄巢之亂。京師千里無烟。天子蒙塵。妃主有餓死者。
發公主之陵。揚骨於外。乾符元年。韋保衡賜死、
論曰、夫人祿以德配。祿盡而命絕。福因材受。福過而
災生。故儉曰共德。奢爲凶媒。君子不敢居其盡也。懿
宗竭天下以奉一女、馳亦極矣、女以奢死而猶不悟。
愛之適殺之乎。

寶釵爲妖

唐承寧王相國涯居位有女適竇氏一日歸請曰玉工貨釵值七十萬錢求沽之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爲外郎馮球妻首飾涯聞之曰爲郎吏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相國賈餗門客後得罪於其僕酒中置毒而薨玉釵轉貨不知所歸出唐書

論曰物無常罪鍾情者祟維儉生福君子之職君子之所不貴兮君子之所貴兮

盧多遜父知其敗

盧多遜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朞酒自娛不親俗事及多遜叅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所矣多遜果敗。

韋堅開河擅寵

唐玄宗時、京兆人韋堅、以外戚寵、由秘書丞、歷長安令、有幹名、督察善聚斂、玄宗喜其才、擢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啟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堅乃占咸陽、壅渭為堰、絕灞滻、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滻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於下鑿潭通漕、用工億萬、二年成、帝升樓臨觀、堅預取洛汴小斛舟數千、附之潭、命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為吳楚商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銅器官端

綾纈。會稽。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玳瑁象齒珠琲沉香。豫章。則飲器青磁茗鐺釜。宣城。則空青石綠蕉葛蚺膽翠羽珍貝等貨。船皆尾銜接進數十里不絕。堅自造竹枝詞十餘曲名得寶歌、命吏唱習自衣缺胯衫、錦半臂、絳冒額立檣前、倡人數百、皆巾幗鮮冶、齊聲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上百牙盤食珍窮水陸、府縣教坊音樂迭作、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賜舟工錢二百萬、名潭曰廣運、進堅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

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縣男宰相李林甫忌之、堅妹爲
皇太子妃、林甫誣堅謀反、欲立太子、帝大怒、籍其家。
妻子兄弟皆遠謫。歳中遣官賜死、初堅鑿河、多壞民
居室冢墓、起江淮至長安、剝歛償輸、鉤索滿獄、至堅
死乃止。

論曰、虎善食猱、每饑則羣猱伏其前、恣取食焉、猱有
黠者、自云善搔癢、虎遣之搔、毛髮膚裏無不中竅、
虎以爲忠已也、任其爬搔拂抑、醒而蘇者再、虎殊不
覺、猱因徐取虎腦啖之、且啖且搔、虎曰、爾何食、猱以

腦進虎曰忠哉猱也捨其所欲而及我須臾猱躍上木虎腦竭而死佞臣之以貨進其君也何異以腦進虎乎雖然木盡蠹亡未有能終其身若也

汪鉷驕奢得主

唐王鉷、為監察御史、按獄深文、玄宗以為才、拜御史中丞、進兼京畿關內采訪等使、宰相李林甫方興大獄、以鉷險刻好利、倚之為鷙擊狼噬、無不中者、又厚誅歛嚮天子意、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歲進錢鉅億萬計、鉷取給焉、帝以鉷有富國術、兼京兆尹、加領內外二十餘使、聲焰薰灼、天子賜遺相望、雖楊國忠不及也、鉷子準、為衛尉少卿、以鬬雞禁中供奉、過駙馬都尉宅、永穆公主、親視供具、準以彈彈駙馬巾折玉簪

爲樂凡郡縣候犨經過。餽具倡樂過於乘輿。鉷弟銲、忿戾凶猾、嘗召術士謀爲不軌、畏洩殺之以滅口、安定公主子韋會者、竊語之、鉷聞知、收會長安獄、夜縊殺還其尸雖權近惕息不敢問進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十一年四月、鉷弟銲謀反、事覺、夷三族有司籍其家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鈿爲井幹引泉激霤號自雨亭奢侈類如此。

論曰、猴冠鼠舞、羣聚生戕、竊位樹威、磨牙凶赫、器滿則覆輻摧輪傷衆惡之堂。去以自殃。

寶裝溺器

五代唐主昶、淫侈無度、爲宋太祖所滅、太祖嘗見其寶裝溺器、命擿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論曰、呆哉此物、巧於自殺。

江南奢報

六朝、梁高祖之末、建康士女、爭尚豪華、或日食不下數千。一室費可巨萬。糧無半年之儲者、外有千金之表。自侯景之亂、輸運隔絕、又以連年旱蝗、草根木葉、食之皆盡。百姓父子相食。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溝壑。白骨成丘。富室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死。

論曰、王蠋曰、無事以當貴、知足以當富、緩步以代車。晚食以當肉。君子知足。則無所不足。又曰、口腹之欲。

何窮之有。平居儉用，亦惜福延壽之道。

人史鑑之七終

天史卷之八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驕十六条

武乙射天

商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人不勝、乃僇辱之、又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名曰射天、敗於河渭之間、迅雷震死

論曰、惟天之威、於時保之、愚哉武乙、以天爲戲。有殷其雷。胡爲乎來哉。

宋康王射天滅國

宋有雀生鸇、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上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死温

論曰、天何罪乎、宜若有罪、然無故而生鸇以驕之、此天之所以取射也、曰射之不中、奈何、曰中之矣、自射

其心是矣。

智伯驕愎反禍

晉卿荀瑤智伯氏、於趙韓魏諸卿最強、滅范中行氏、分其地以爲已邑、晉出公怒、欲告齊魯以伐之、智伯反攻公、公奔齊、道死、乃立昭公曾孫驕、而專其政、智伯襲衛還、宴三卿於籃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孰敢興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君一宴而辱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蚋蟻蜂蠆、尚能害人、况君相乎、弗

聽、丙戌、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嚮之以兵。則我得免於患而待其變。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則輕敵。此懼則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趙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奔晉陽、圍而灌之、城不

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襄子乃陰與約。決水灌智伯軍。韓魏合擊之大敗。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

夫差報越而驕

檇李之役也、闔廬死、夫差立爲吳王、元年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使人立於門曰、夫差爾忘越王殺爾父之仇乎、出入必應、三年、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以甲士五千棲於會稽、遣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吳將許之、伍子胥諫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吳與越乎、初吳之始用兵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九年吳北伐齊、越子來朝、王

一

及諸大夫皆有賂、子胥曰、是豢我也、諫又不聽、及敗齊於艾陵、賜子胥屬鏤劍以死、曰、盈必毀、天之道也、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抉吾眼置吾東門、以觀越之入也、十四年、夫差驕益甚、北會諸侯於黃池、爭長、是時國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勾踐伐吳、虜太子友、吳乃厚幣以與越平、十八年、越益強、敗吳師於笠澤、二十一年、遂圍吳、夫差使王孫雄行成於越、亦如會稽之事、勾踐欲許之、范蠡曰、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則反、小凶

則近大凶則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耻乎乃不許欲遷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夫差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越滅吳誅太宰嚭而歸

論曰夫差之敗以不聽子胥殺勾踐乎非也夫差之亡非在釋勾踐時也在黄池爭長時也使吳能勤政脩德恭儉愛民如初年報越之時即百勾踐安能報吳哉釋越愈以重吳耳乃館娃歌起花涇香浮使覇業雄心消沉於娥眉弱骨之中非越滅吳吳自滅也

天之所亡越乘其獘矣

苻堅驕兵天敗

秦苻堅弑秦主生而自立、以王猛爲司隷校尉、軍國事皆委之、燕慕容垂以内難奔秦、以爲冠軍將軍、晉太和五年、秦使王猛伐燕、執燕主暐、遷鮮卑四萬戶於長安、陽平公融以爲憂、晉寧康元年、秦明光殿有人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不復見、及王猛疾篤、堅訪以後事、猛曰、晉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不可輕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晉太元七年、堅

令羣臣於太極殿謀欲伐晉、羣臣以爲不可、獨冠軍慕容垂勸之行明年八月、遂大舉入寇民每十丁抽一丁其良家子少年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兵二十七萬以慕容垂爲前鋒姚萇爲龍驤將軍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旌旗金鼓照徹天地晉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玄爲前鋒與將軍謝琰胡彬等帥兵八萬拒之秦兵逼淝水而陣玄使謂秦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非欲戰也若移陣少却使我兵得渡以決

勝可乎融信之麾兵使却因退不可止玄引兵渡水擊之融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聞風聲鶴唳皆爲晉兵死者什七八堅單騎走歸燕慕容垂遂自立爲燕王姚萇亦起兵爲後秦犬破秦兵執堅於五將山殺之遂符甲申乙酉之讖

論曰當堅以投鞭斷流之衆南下裹沔已目無全晉矣桓冲以根本入援安石借放游坐鎭亦撫綏之極也卒乃乘天之勝坐敗驕虜天定勝人信不誣哉

魏齊無禮范雎

范雎、魏人也、字叔、昭王時、與魏中大夫須賈同使於齊、齊王雅重雎名、賜雎金、須賈忌之、歸魏告相魏齊曰、雎以陰事私語齊、因得齊金、魏齊大怒、笞擊雎、折脇摺齒幾死、以簀卷置廁中、使賓客醉皆溺雎、雎佯死得脫、更名曰張祿、西走秦、見秦王、大悅、立談而拜相、逐穰侯、廢太后、封雎爲應侯、當是時秦以張祿爲相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矣、秦欲東伐韓魏、魏王恐、使須賈於秦、雎因微行見賈、爲之御車、賈憐其不

欵。贈以綈袍曰。范叔一貧至此哉。遂避去。門下曰。此吾相張君也。賈大驚。肉袒膝行。泥首請欵。范雎乃大張帷帳鐘鼓。列美人武士。請秦之諸侯大臣與坐堂上。奏樂設食。裸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黥徒夾而馬食之。曰。吾所以不殺汝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情耳。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須賈歸。魏齊自刎。

論曰。夫虞卿。天下賢人也。以魏齊之故。不重卿相之位。而與之間行。困於梁趙。必有所以取之者矣。齊乃

居高不察。信讒而辱士。卒取喪身。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遄死。然則富厚勢位固可恃乎哉。

衛侯殺嬖人渾良夫

衛靈公世子蒯聵、得罪於南子也、出奔、靈公卒、聵之。子輒。嗣位。拒聵不得入。居於戚。蒯聵之姊、適魏孔文子、生悝、其僕渾良夫、長而美、文子卒、與內通焉、孔姬嘗使之覘太子於戚、聵與之言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假以姻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與良夫等共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使石乞盂黶殺季路。輒出

奔魯太子蒯聵立是爲莊公良夫譖諸公子公子圾莊公欲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三之後請殺之春衛侯爲虎幄於籍圃求令名者飲以成之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則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之退數以三罪而斬之

論曰衛以孌猳搆難良夫是奇取貨誠傾危哉煽淫恃寵卒以三事死盟神不信要盟反其報矣

田蚡呼服謝罪

田蚡者、漢孝景后同母弟也、封武安君、嘗魏其侯竇嬰爲大將軍時、蚡未顯、侍嬰酒、如子侄禮、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丞相、魏其失竇太后勢、益疏、天下士趨勢利者、皆去衛其歸武安、獨頴陰人將軍灌夫不失故、與魏其侯日益親、相倚驩甚、夫以壯義報父仇、名聞諸侯、然剛直多任氣、族盛甲頴川、蚡嘗與約往魏其侯所、日中不至、夫怒强邀之、及飮酣、起舞、蚡不起、夫語侵之、怒去、蚡又使籍福請魏其田、夫罵籍福、

蚡大怒、未發、及以太后詔往賀蚡、魏其起行酒、武安稍倨、夫怒、復侵武安、并辱列侯、武安遂縛夫劾不敬、當弃市、魏其救夫急、因短武安、太后怒、以十二月晦、論矯詔殺魏其灌夫於渭城、明年春武安君病、見魏其灌夫共殺之、呼服謝罪而死、

論曰、三人皆有現報焉、竇嬰以椒房之親、僭位列侯、親貴不衰、不能杜門謝士以覩時變、悻悻然與貴幸侮、亦過矣、田蚡恃權怏憤、逞凶德而誰何、卒至夢魘呼服、以償其愧、何天道之速也、若夫好勇不學、蓋亦

而陞人灌夫豈可宗乎

單子知三郤之亡晉周之興

國語曰柯陵之盟單襄子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

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其何能久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齊其有乎是年晉殺三郤明年晉侯弒於翼東門齊人亦殺國武子初晉伯宗伯州犁欒弗忌皆賢大夫三郤譖而殺之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

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故終不免。

國語曰、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晉仍無道而鮮冑。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及厲公被弒、迎而立之、生十四年矣、是爲悼公、復霸晉、

論曰、單子其知道乎、聽言以知人、觀行以知典、子曰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單子之謂矣。

王季子如魯叔孫之亡

國語曰、定公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

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之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

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益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諭曰有味乎登年以載其毒君子當爲三復矣

王氏一門五侯

漢成帝元年、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夏四月、黃霧四塞、諫大夫楊興以爲諫不聽、又封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同日皆爲列侯、由是權傾中外、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舟、所作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時司隸京兆知其奢僭不軌、不敢舉奏、卒以新莽之禍、而夷其族、塚墓掘發、揚屍於外、

論曰、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豪恣則覆、浮器則溢、

天之所以善陽也。

何晏以妄誕致禍

魏何晏、附曹爽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爲名士品目、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况也。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篤嗜老莊、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以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天下士風爲之一變、平原管輅善易數、晏聞之曰、試作一卦、能至三公否、輅曰、君侯位尊

勢重懷德者鮮殆非求福之道幹勇鬭之責其言太切幹曰與汝人言何所畏耶魏嘉平元年以曹爽之黨爲司馬懿所族

論曰魏承漢末士習多自標榜賢者猶借道以取名狂者遂粉飾而敗教其後名盛質衰流爲異類乃有華夷之變故學術關乎風氣作者之倆天獨厚其罰歟。

曹爽驕癡

魏明帝景和三年、以曹爽為大將軍、受遺詔輔政、時何晏李勝等皆有才名、而急富貴、爭出附爽、因大舉征蜀、欲以兵威制天下、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取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與晏等縱酒作長夜飲、及出城為司馬懿所劫、猶曰司馬公忌我權耳、我猶不失為富家翁、遂收印綬、為懿所殺與何晏等夷三族

論曰、吾於紈袴子何誅、爽不去而懿不晉矣、是亦天

迭報奸瞞也

顔竣父知子而

宋光祿大夫顔延之子顔竣以佐命武帝有功貴重一時無出其右延之性朴儉布衣茅屋蕭然如故竣所資供一無所受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屏在道側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嘗起高宅延之嘆曰好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若此豈能久乎竣丁憂踰月起爲右將軍丹陽尹竣固辭不許遣中書舍人

抱竣登車、賜以布衣、絮以綵綸、遣主衣者就衣竣體、

仕至東揚州刺史、及王僧達得罪、疑竣所譖、宋主怒、

收付廷尉、折足賜死、徙妻子於交州、沉之於江。

論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竣無大惡、獨以驕寵殺身、

嗚呼、雖父之賢、不能保有其子。驕之於人、危矣哉。

王毛仲滿寵殺身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王毛仲爲開廄使、馬孳息至四十三萬、上大悅、加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宰相宋璟也、朕爲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其寵如此、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意甚怏怏、生子三日、上命高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耶、力士歸

奏之。上大怒。賜毛仲死。

論曰、毛仲死、乃殺一豚犬耳、牧豎小人、何知名器之重輕乎。玄宗屈宰相而封乳臭以寵之、加冠於足。不亡也幾希。

謝靈運傲物亡身

晉謝靈運爲宋秘書監、恃才放逸、多所陵忽、好爲山澤之游、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爲會稽太守孟顗所糾、遊放自若、宋主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與兵逃逸、追討擒之、降死徙廣州、後以賦詩得禍棄市、

論曰、山水登臨、乃有道之高蹤、詩酒放廢、亦幽人之豎儀、皆以不得其內、而中倫慮焉、故陶潛不仕、非爲沈湎、季鷹挂冠、非因蓴鱸、皆有薇蕨之隱情、托爲勝

肉之去志若夫旣食祿而不媿即受法而從官乃以鑿坏爲高止采藥爲冥行矯誣世俗絶滅倫類彈窮民力畢汙仕途是周穆之好遊秦皇之封禪皆可以高三代而逈千古矣故曰幽居而不淫蓋君子之自得非放意而肆志也

天史卷之八終